



隆按通等皆傾覆之徒故并傳又按通傳本史記張耳陳餘與淮陰傳所載者而合之而未一段則班史所補云又按史記號武信君下有擊范陽句更有原委又按生死智弔四字是此段眼目

茅坤曰說范陽今有戰國辨士風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五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蒯通范陽人也

師古曰涿郡之縣也舊屬燕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高祖云齊辯士蒯通

本與武帝同諱

師古曰日本名為徹其後史家追書為通楚漢初起武臣

略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

姓蒯通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

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

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鯨人之首甚眾慈

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

方人以物而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今天下

陸按必將戰勝
以下史記謂范
陽令使通見武
信君而漢書作
通設為武信君
問答之語與史
記迥別

茅坤曰欲以城
先下君入肘腋
語

大亂秦政不施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
以復其怨而成其功名五無功字師古曰復
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
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師古曰今
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為殆
矣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
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師古曰彼謂臣因對曰范陽
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
賢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邊地
之城皆將相告白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

隆按先設為說
武信君之詞備
載于前而於其
說武信君也則
但曰遂以此說
武臣此文法本
史記蘇代說魏
王相太子來

茅坤曰竊按信
已下齊已罷守
禦歸漢而蒯通
復說信云云甚

守孟康曰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師古曰金以
於燕趙之郊師古曰今則邊城皆將相告白范陽令
先下而身富賢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
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疾
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
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
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
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

無謂也。曷意通與。酈生俱以辨口聞人之情。凡同類輒如此。必通思。酈生以口舌成名。遂欲破之以為功也。悲夫。

茅坤曰：羽嘗欲封通，似屬兩相。知者通豈羽使之耶？而史記無

軍乎。師古曰：問使謂使何人伺問隙而單行。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

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掉搖也。音徒鈞反。將軍將數

萬之眾，迺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

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

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

王以酈生為欺已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

為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遷張良，即立信為齊王。以

安固之，項王亦遷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

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

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賈

而不可言。張晏曰：言背者，云背畔則大賢。信曰：何謂也。通因請問。師古曰：不欲顯言故。

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

呼。師古曰：建號者自立為侯王呼音火故反。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

襲。師古曰：雜襲猶雜。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焱。謂疾風音必遙反。當

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滅秦所憂者唯此。今劉項分爭，

使人肝腦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

眾，距鞏雒，岨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謂無援助也。敗滎陽，傷成臯。張晏曰：於成臯戰傷督也。還

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

鬪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

之抑通將說信。西楚漢而立因。自為功耶。信特善戰將耳。非所以一天下者之略也。如通指則中原之戰，關當益茲耳。

隆按：史記謂楚人以勇而困於京，索漢人以智而困於死葉，故以智勇俱困一句兩結之。漢書先言漢後言楚，而以智勇俱困句單結於漢之末，似失太史公俱字意。

王維禎曰兩利而俱存此說詞本肯

然兵困於京索之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迫西山而不能進二年於此矣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執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師古曰齊國在東故曰西嚮止楚漢之戰鬪士卒不死二故云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

隆按漢遇我厚下史記有載我以其衣九句漢書刪去止用首尾二句語約而意足
凌約言曰此文酷擬戰國策

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及爭張廩陳釋之事師古曰廩音一點反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亡如鼠之藏竄借兵東下戰於鄆北成安君死於泝水之南師古曰鄆音呼各反泝音抵又音丁計反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

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師古曰。今句踐致霸功也。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大亨。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眾。遂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

隆按。吾將念之。則其心已動。特未決爾。此所以卒不免於叛。

黃震曰。通口辯不在儀秦下。會真主出故無所售其姦爾。

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數日通復說曰。聽者事之候也。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兒。為儋受二斛。音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如蠶蠶之致蠶。師古曰。蠶。蠶也。蠶毒也。蠶。丑界反。蠶。呼各反。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師古曰。孟賁。音奔。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無疑臣之計。信

田錫曰論者以韓信不從蒯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為當通說時其心不迎謂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執運而猜起不能堅守物志卒與陳豨謀亂何始於忠而終於逆蓋無斷于忠也非無斷于逆也

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師古

曰告令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罷去。

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

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迺詔齊

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

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

且秦失其鹿。張晏曰。以鹿喻帝位。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

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師古曰。顧念也。可殫誅

邪。上迺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

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

與者死。師古曰。劫而取之。不從則殺也。齊處士東郭先生在

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

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

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

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

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

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師古曰。謝謂告辭也。里母曰。女安行。

師古曰。安徐也。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

師古曰。緼。亂也。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

師古曰。治。謂燔也。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

隆按。韓非子云。人有亡其豚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媪聞之。束葦而詰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主悟乃歸。婦通之語。蓋本此。

盧舜治曰。蒯通一說。范陽令再說。武臣三說。淮陰四說。高帝五

說曹相國奇謀
雄辯當與蘇張
爭衡而班氏聯
屬一篇有齊噴
層巒之勢

洪邁曰徹所薦
東郭先生梁石
君所善安其生
參皆不之用若
非史策失其傳
則參不薦士之
過多矣

茅坤曰羽欲封
兩人而兩人不
受亦奇士

說之士也。東縵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隆按此傳本史
記淮南王傳原
文而刪之前後
變換語練而勁

伍被楚人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師古曰：最居其上也。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後王坐東宮，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曰：王安得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張晏曰：吳臺名也。師古曰：吳地記云：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

隆按史記以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二大段並叙於此而漢書移于後作兩處次之

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為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庭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師古曰錯音干故反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獫貢獻東甌入朝師古曰熒西南夷也音蒲北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溪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

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適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適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食菜於此或言外家姓也師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豈以食地為號文言外家姓近為得之亦猶漢之栗太子也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

隆按史記既首
叙吳事於前至
此再言吳事語
復漢書移入吳
事於此是

王維楨曰逆天
違眾與前因天
心而動作句相
應

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

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

尊長者以酒沃酌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

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煮海水以為鹽伐江陵之木

以為船國富民眾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

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師古曰在梁碭奔走而還為越

所禽死於丹徒師古曰即今潤頭足異處身滅祀絕

為天下戮師古曰天下之人皆共戮夫以吳眾不能

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

所死者一言耳張晏曰不成即死一言耳臣瓚曰或

竝非也言男子感慨相許一言不顧其死且吳何知

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師古曰言不知塞

得反計也今我今緩先要成臯之口帝昭曰淮南

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師古曰如

河南郡唯雒陽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

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言此北尚

通行者人言絕成臯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

天下之兵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

隆按史記於未
見其福下即以
王曰左吳一段
頂上其繁嚴漢
書却以後漢逮

淮南三句移入於此接處似欠聯絡

隆按自事至吾欲遂發至此是班史補入之者

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如淳曰言天下勞苦人心有間隙易動亂

師古曰此說非也有間猶言中間已有也故謂此者乃為間也諸侯頗有失行皆自

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略衡山勢不得

不發被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

城孟康曰下雒江夏縣名師古曰雒音羊氏反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

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

屈彊江淮間師古曰屈音具勿反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

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為十八九成師古曰吳

賢驕如王之臣也公獨以為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

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

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聚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

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

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

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往者秦為無

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跡棄禮義任刑法

轉海瀕之粟致于西河師古曰瀕涯也海瀕謂緣地瀕音頻又音宿當

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

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

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

師古曰盡也欲為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

隆按臣不敢避子胥之誅直應前子胥諫吳王又按史記既首叙秦事於前至此再言秦事語復漢書移入秦事於此是

盧辨治曰伍被論秦事四段祖

宋玉對楚王問
格中來

隆按漢書十室
而五而六而七
三殿削去史記
浮句詞更勁健
而八一段則班
史補之云

隆按因秦之亡
時而動與前逆
天違衆而不見
時句相應百姓
願之與上四段
百姓思亂相應
又按史記叙秦
事後接叙吳楚
事故有獨不觀
近世吳楚乎句
漢書既入吳楚
事於前而復用
此句則下文當
今陛下句難以
接下矣
王維植曰當今
陛下一段迺折
王陳勝吳廣之

多齋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師古曰五種五穀之

也。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

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師古曰五嶺解在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師古曰南越傳張耳傳

謂趙佗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器死後佗始自為王。今此乃言尉佗先

王陳勝乃反，此蓋伍被一時對辭不究其實也。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

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

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左解在食貨志父不

寧子，兄不安弟。師古曰言不能相保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

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欲為亂者十

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

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師古曰中間不經一歲也劉項竝和

天下嚮應。師古曰和音胡臥反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

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陣之中。以成帝

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

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汜愛蒸庶。

師古曰汜音普也，蒸亦衆也。汜音敷，劔反。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

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

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

邯揚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為過矣。且大王

...

麥約言曰引麥秀之歌即前麋鹿遊姑蘇臺之意

茅坤曰畢竟是邪心不斷

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張晏曰箕子將朝周過殷故都見麥及禾黍心悲乃作歌曰麥秀之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身死于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耶。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

者不足以實其地。可為丞相御史請書。師古曰謂詐為此文書令

徙人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以赦令除家產五十

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師古曰以赦令除謂遇赦免罪者

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師古曰促其期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

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上囚徒

官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師古曰追對獄如此

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師古

日黨讀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不至若此。專發而已。師古曰言不須為此

詐直自發兵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

王謀反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

王維楨曰黨可以徼幸。暗與上聖人萬舉萬全相應。
隆按觀班史次被詣吏自告云云。則傳所載被計或者更為文

歸其詞爾不然
何前後之相背
若此
隆按此傳歷次
充恃寵肆虐總
歸結於殺太子
子一節而語多
未嘗則以疾太
子別有傳云
又按陰私即充
所告與同產姊
及王後宮云云
也充得幸於王
而太子疑而捕
之而充因告之
天子是傳末所
謂亂迺國王父
子者

王維楨曰竟敗
趙太子遂敗戾
太子之漸也以
故班史首次之
茅坤曰充請以
所常被服冠見
即是俠邪大膽
處按先王異服
者誅非誅服也
誅其俠邪心也
而武帝性質多
斷弛數得入已
而讓太子亂朝
政漢幾裂悲夫

誅張湯進曰被首為王晝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充本名齊有

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

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王與齊忤師古曰言

相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

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

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

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

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

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辜言充逋逃小

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師古曰譌古訛字欲取必於萬乘以

復私怨師古曰取必謂必取勝也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

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師古曰選

取勇敢之士以自隨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張晏曰雖遇赦終見廢也初充召

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自請願以所常被

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為

紗縠者為縠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武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禪音單字從衣

後垂交輸張晏曰曲裾者如婦人衣也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

後是禮深衣續袷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新婦袍上挂全幅緇角割名曰交輸裁也師古曰如蘇二冠禪纒步搖冠飛翮之纓師古曰服度曰冠禪纒說皆是也故行步則搖以

鳥羽作纓也。蘇林曰：析翠鳥羽以作纓也。臣瓚曰：飛翮之纓，謂如蟬翼者也。師古曰：服說，是也。纒，織絲為之。卽今方目紗是也。纒，音山。爾反。搖音弋。招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為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二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没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文穎曰：令貴戚奏可，充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

劉敞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詔，許其馳道中也。隆按：充以此先探上意。

隆按：充始告趙太子而竟敗之，已則劾近臣而

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師古曰：武帝之姑卽陳皇后母也。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師古曰：從公主之車騎也。盡劾没入官。如淳曰：今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没入車馬被具。後充從上甘泉。師古曰：甘泉在北山。故言逢太子家使。師古曰：太子遣人。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勅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勅左右。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

貴戚而公主而太子家使矣而上復曰人臣當如是阿怪其遂敗太子哉予故不以咎充而深咎帝之信用而卒以自殺其子也及異日知其詐而族之則已晚矣
茅坤曰暴生逆逆生疑疑生亂

震京師遷為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連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崇謂禍咎之微也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醮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汙塗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炙也

隆按復點上春秋高句應上年老

王維楨曰前亂廼國上一句該括一傳首尾此江充斷素

鉗音其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而葬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廼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繇是遂敗語在戾園傳師古曰即武五子傳也其中敘戾太子後加謚置園邑故云戾園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為博士弟子受春

隆按下晏與躬交善句暗伏後謀欲輔政案

隆按下寵與躬相結句伏後謀上東平王變事案

茅坤曰隄然曰謀

秋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容貌壯麗為眾所異哀帝

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

躬繇是以為援交游日廣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說

顯名免汝南太守師古曰為太守免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召

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

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

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服虔曰山開自成道也張晏曰從石立之

下徑道自通也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

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為

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師古曰言邪人有此私議東平王雲以故

與其后日夜祠祭祀詛上欲求非望師古曰言求帝位也而后

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

將行於杯杓師古曰杓所以抒挹也字與勺同音上灼反荆軻之變必起

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

之計也躬寵迺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也共因中

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

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師古曰謁者后之名也上擢寵為

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

中是時侍中董賢慶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陵侯食

茅坤曰又有此一着橋胎隆按封三侯應上取封侯之計

邑各千戶。賜譚爵關內侯。食邑。丞相王嘉內疑東平

獄事。師古曰疑不實也。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

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

攬也撓音呼高反。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

見言事論議亡所避眾畏其口見之仄目躬上疏歷

詆公卿大臣曰。師古曰詆謂毀訾也音丁禮反。方今丞相王嘉健而

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吝於事也。御史大夫賈延儻弱不任

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

駭不曉政事。師古曰駭愚也音五駭反。諸曹以下僕遼不足數。師古曰僕遼凡短之貌也僕音步木反遼古速字。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師古

王維楨曰傾覆有佞邪材一句足概躬之為人下文所次即其事也

茅坤曰危言聳聽

曰卒讀。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噪譁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噪古叫字譁音火故反。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

野風起京師雖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

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軍書交馳而輻湊

羽檄重跡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

者也。在高紀。小夫悞臣之徒憤眊不知所為。師古曰憤心也憤音工內反。亂也眊目闇

也憤音工內反。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師古曰仰藥仰首

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

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今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執

水泉廣漑灌之利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

信

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

成迺止董賢貴幸曰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

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

年躬因是而上奏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

病為解

師古曰自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臺

強盛

蘇林曰臺音欬臺之臺晉灼曰音載臺其尾之

傳服虔乃音捷既已失之未俗學者又改臺字為虞以應服氏之音尤離真矣居彊煌之地

臣贊曰是其國所都地名擁十萬之眾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

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孟康曰烏孫先王也舉兵南伐并

烏孫之執也烏孫拜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

胡詐為卑爰臺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

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師古曰謂告單于

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

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師古曰

言知敵

有謀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為不用兵革所以為貴耳其次伐交者也師古曰

知敵有

外交連結相接者則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

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

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

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

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躬

茅坤曰經術至言

倚祿曰

師古曰倚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音居綺反

臣為國家計幾先

謀將然

張晏曰幾音異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

豫圖未

形

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謀之

為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

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

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

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芾於河鼓

師古曰芾讀與字同

其法為

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

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

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

師古曰厭音一涉反

上然之以

問丞相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

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

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

師古曰見謂顯示也

欲令覺悟

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

妄以意傅著星歷

師古曰傅讀附著音治略反

虛造匈奴烏孫西

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

臯

鄧展曰郡守諸侯相

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

者云動安之危

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

辯口快耳

曰苟快聽者之耳

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

慧深刻也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

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

劉敞曰云當疊云云二字即上所說也隆按議政者數句正指躬言

言以敗其師師古曰謂敗於敵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

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

以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曰先入謂躬先為此計入於帝耳上不聽遂下

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

師古曰謂玄象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

戈師古曰繕補也器用鹽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孰當督之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

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凡舉二人

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又

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

劉歆曰但謂令將軍與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

茅坤曰賢本因躬以封而獨能

沮此躬遂以發奸被罪豈天厭之耶

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

臯過上繇是惡躬等下詔曰南陽太守方陽侯寵素

亡廉聲有酷惡之資毒流百姓左曹光祿大夫宜陵

侯躬虛造詐諉之策師古曰諉詐辭也音虛遠反欲以誑誤朝廷

皆交遊貴戚趨權門為名其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

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張晏曰丘亭野亭名師古曰此說非也丘空也姦人

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師古曰謂欲盜之伺其便躬邑人河內掾

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匕師古曰桑

東南出之枝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

斗師古曰被音皮義反持匕招指祝盜師古曰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人有

凌約言曰躬以祝詛誣東平王而卒坐祝詛以死疇謂天道不好還耶

隆按結孫寵右師譚案又按傳尾載躬待詔時所著絕命詞蓋明其死之非不幸也

茅坤曰文識詞旨相類賈誼鵬鳥賦

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

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雒陽詔

獄欲掠問躬躬仰天大譁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

師古曰咽喉嚨音一千反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

獄百餘人師古曰親黨及朋友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

道聖弃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

厚者皆免廢錮師古曰絕身不得仕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

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

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

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曰玄靈決鬱將安

歸兮師古曰決鬱盛貌鷹隼橫厲鸞徘徊兮師古曰鷹鳴中五音徘徊謂不得其所也增若浮焱動則機

兮師古曰增弋射矢也焱疾風也言增弋張設其疾若風動則機發焱音必遙反叢棘棧棧

曷可棲兮師古曰棧棧衆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寬頸

折翼庸得往兮應劭曰雖寬頸折翼庸得不往也張晏曰陷於讒人之網何用得去也師

涕泣流兮萑蘭張晏曰萑蘭草名也蔓延於地有所依憑則起躬怨

傷肝師古曰結情亂也虹蜺曜兮日微張晏曰虹蜺有照曜以蔽日月云讒

孽杳冥兮未開如淳曰虹蜺覆日光明謂

痛入天兮鳴譟冤際絕兮誰語張晏

氣也音牛列反

痛入天兮鳴譟冤際絕兮誰語

張晏

隆按利口覆邦家句一傳斷案

曰躬自以被讒枉而與君絕也師古曰嗚呼者仰天以鳥自喻也誰語言無所告語也語音牛助反
光今自列招上帝兮我察張晏曰上帝天也招呼也師古曰列謂陳列其本心
秋風為我唵浮雲為我陰嗟若是今欲何留撫神龍
兮檻其須師古曰檻與擊同謂執持之
游曠迴兮反亡期師古曰言一死不可復生
雄失據兮世我思師古曰雄謂君上也據謂尊位也言上失所據乃思我耳
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劬通一說而喪三儁
曰亨鄺食其敗田橫驕韓信也
其得不亨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
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李奇曰詐為王畫策而讎見初忠於漢而不能終為王畫詐偽之策而見納用也
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

隆按此下借客形主

師古曰謂流共工放驩堯竄三苗殛鯀也事見虞書
詩歌青蠅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其首章曰營營青蠅止於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春秋以蓋蠅之為蟲豸汗白黑以喻佞人變亂善惡
來禍敗多矣昔子暈謀桓而魯隱危應劭曰公子暈為君殺桓公以我為太宰公曰為其少
藥書構卻而故今將授之矣暈懼反
諸隱公而殺之

晉厲弒應劭曰藥書使楚公子茂語厲公曰鄆陵之戰卻至以為必敗欲奉孫周以代君也公信之而滅三卻藥書
豎牛奔仲叔孫卒張晏曰牛叔孫因以反弒厲公
仲叔孫怒而仲正妻子也牛讓仲叔孫怒而逐之奔齊叔孫病牛餓殺之
邱伯毀季昭公逐張晏曰昭伯毀季平子於昭公

費息納女楚建走應劭曰楚昭公伐平子不勝因出奔齊
宰嚭平王為太子建娶於秦無忌曰秦女美甚勸王自納之因而構焉云其怨望今將畔令王殺之

諸胥夫差喪應劭曰吳將伐齊子胥諫之宰嚭曰伍胥自以先王謀臣心常鞅鞅臨事沮大

劉知幾曰江充
息夫躬譏諷感
上使禍延儲后
毒及忠良論其
姦凶過於石顯
而固叙之不列
佞幸何歟
黃震曰江充以
巫蠱危太子息
夫躬以巫蠱危
東平以踈陷親
固之論當矣愚
謂邪說之陷人
皆由乘間而入
故君人者不可
不以明理為務
禍福各以其類
至天下安有巫
蠱之理

隆按五人同一
傳以皆謹厚有
長者風
又按萬石君傳
本史記文而稍
刪之獨詳補上
報丞相一書

隆按恭謹二字
是綱下文孝謹

眾與國之敗夫差大怒賜之
李園進妹春申斃張晏曰李

園春申君之舍人也進其妹於春申君已有身使妹
謂春申君曰楚王無子百年之後將立兄弟君用事

日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將及身今妾
有子人莫知若進妾於王後若生男則君之子為王

也春申君乃言之王召入之遂生男立為太子
上宮

後孝烈王薨李園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
上宮

訴屈懷王執張晏曰屈平忠而有謀為上官子蘭所
執以歸卒趙高敗斯二世縊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

死於秦趙高敗斯二世縊而代其位乃使其婿閻
樂攻二世於望夷宮乞伊戾坎盟宋痊死李奇曰伊

為黔首不聽乃縊而死伊戾坎盟宋痊死李奇曰伊
傳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盟謀宋詐軟血加江充

盟書以證之公以故殺痊師古曰痊音在茂反
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

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五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六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温師古曰温
河內之縣

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

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對曰有母

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

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

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消潔者徙其家長安

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以姊為美人故也

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

惟謹謹慎審遠等句皆本此

隆按當時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姬又後漢馮勤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尊寵同石君家然求如石父子之孝謹者或鮮矣

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

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

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

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官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

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師古曰馴也音巡於是景帝曰石君

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

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孝景季

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師古曰

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師古曰路馬天子路

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

也

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

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

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師古曰

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

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

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子孫

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

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

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實太后太后以為儒者文

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為郎

隆按此以下錯叙建慶事

漢書卷之六

二

品

張邦奇曰帝時
遊宴奢極神仙
聚飲征伐之事
紛紛交舉建方
被上之親幸使
嘗有言以及此
耶宜乎帝之多
怒亦少損矣此
而無言其所屏
人而恣言者抑

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
憂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文穎曰郎官五日一下入于舍師古曰入諸子

舍自其所估也若今言諸房矣竊問侍者取親中帚廁踰身自澣洒

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云

謂繫木空也孟康曰廁行清踰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

謂繫木空也中如曹謂之踰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

踰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

石君知之以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

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謂有事當奏諫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古曰廷見謂

當朝而見時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

中之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

何事耶
隆按內史慶醉
一段應止于孫
有過

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

曰師古曰讓責也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

史坐車中自如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迺謝罷

慶師古曰告令去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

年卒建哭泣哀思杖屣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

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

有所奏上而被報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為尾并四點為四足九五今迺

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為太

僕御出師古曰為上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隆按建哭泣一
段應止其執喪
哀戚
王維曰書馬
者數句特舉此
一端以例其餘
事耳
茅坤曰荆川云
又說郎中令時
事蓋以建之書
馬與慶之數馬
二事適相類故
留而相形于此

以發烟波皆是
史遷叙事錯綜
先後處

隆按是時漢方
南誅兩越至末
總叙慶之無所
建明

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
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
言無所治罰
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群臣可傳者慶
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
相趙周坐酎金免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
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
南誅兩越東擊胡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
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
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
更進用事師古曰更互
也音工衡文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

卿咸宣

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師
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人

不能服反受其過

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

萬

師古曰名數
若今戶籍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古

曰適讀
曰謫

上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

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

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

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

骸骨歸避賢者路上報曰間者河水滔陸

音灼曰
滔漫也泛

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

師古曰墮
填也音因

朕甚憂之

是故巡方州

張晏曰四方之州也師古曰東方之州

禮嵩嶽通八神以

合宣房

孟康曰八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官合祀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

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見溝洫志

濟淮江歷山濱海

師古曰濱海者循海

涯而行也濱音賓又音頻

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

師古曰

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

師古曰言

惟思也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乃

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並見

師古曰况賜也見顯示也朕力答

氣應未能承意

師古曰言自修整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之意

是以切比

閭里知吏姦邪

師古曰比較考也音頻寐反

委任有司然則官曠

民愁盜賊公行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

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吏殿最所以禁吏重賦也

劉奉世曰切近也此言因巡符經過閭里與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為姦

劉奉世曰漢讀如軍興

隆按上報慶書史記止錄倉庫以下教句

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

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

上計文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師古曰如說是

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

四十萬口搖蕩百姓

師古曰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

罪而坐率

服虔曰率坐刑法也如淳曰幸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所幸而并徙如

說近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

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

服虔曰慶自以居相位不能理請入粟贖已罪退為

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

師古曰懷此心動危之而辭位

師古曰搖動百姓使其欲安歸難乎

師古曰以此危難之事欲歸之於何人

君其反室

師古曰若此自謂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

以為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

隆按文深審謹
二句概慶平生

凌約言曰傳尾
以孝謹哀矣作
結語有感慨意

隆按縮傳仍史
記文
又按醇謹無他
句概縮平生

劉奉世曰誰何
漢之通語不煩

解為借問
王楙曰漢書衛
縮傳不孰何縮
而史記作不誰
呵縮疑史記謂
不誰何縮傳寫
誤以為誰呵也

隆按忠實無它
腸與上醇謹無

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甚懼不

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

後三歲餘薨。諡曰恬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

為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

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哀矣。

衛縮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

應劭曰能左右超乘。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功次遷中郎將。醇

謹無它。師古曰無它。餘志念也。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

縮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

曰。縮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縮。李奇曰孰誰也。

何呵也。師古曰何即問也。縮曰以謹力。師古曰自勉

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

以得驂乘乎。縮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

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

也。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對曰。死罪。病。上賜之劍。縮曰。先帝賜

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

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留換之也。師古曰。施讀曰馳。馳延也。音弋。鼓反。縮曰

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

音成。削音。郎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謂覆蔽之。不與它將

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心。腸之內無。

卷之六十五

它相應

他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

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為建陵

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

上以綰為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

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

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師古曰：劉舍。朝奏

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職分而已。然自初宦，以至相終，無可

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

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

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古曰：天子不

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縮不申其冤。免之後，薨。諡曰哀侯。子信嗣，坐酎

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

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

有之，賞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

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曰：師古曰：師

曰：當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盜

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

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

夫。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武帝即位，與丞

隆按：不疑傳仍史記文。蘇軾曰：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者，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凌約言曰：直不疑買金償郎，陳重賈，稱債郎不重賈，稱債郎不失為厚要，非中道。

隆按學老子言
乃不疑根本處
其償金與不自
明盜嫂皆老氏
術也
又按兩周稱為
長者相喚應
又按仁傳仍史
記文

隆按誠如張說
太史公何以下
為人二字觀下
文終無所言亦
無所毀則不泄
之為密重自見

盧辨治曰李太
白詩詞云宮中

相縮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
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諡曰
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耐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

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

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濕故

溺袴是以得此宦者得入後宮也仁有子孫先未得
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

性密重不泄入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

潔清師古曰故為不潔清之事而弊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尿尿袴者為小袴以藉其尿以是

得幸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上時

行樂秘料得少
人知秘字從此

一秘字來郎中
令使之在旁何
曰秘戲耶

問人師古曰問以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

師古曰雖知其惡不欲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

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

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謂敬難也仁乃病免

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驪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歐孝

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

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刑家名名家也即太史公所論六家之二也此說非然

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

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劾以誠長

隆按歐傳仍史
記文
劉敞曰予謂刑
名者即非學兩
家術耳
呂祖謙曰景帝
誅鼂錯時丞相
青翟中尉嘉廷
尉歐劾奏錯大
逆無道錯當要
斬廷尉歐即張

漢書卷六十五
周仁傳
十一

歐也安得為不
按人哉則歐固
謹於細而略於
大也

隆按傳尾皆叙
及其子孫官爵
豈以其為善之
報歟此與傳酷
吏不得所終同
例

劉知幾曰史之
有論也蓋欲省
文可知如石建
之澣衣云此
則片言如約而
語義甚備所謂
省文可知也

者處官。師古曰剽與專同又音之充反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

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師古曰退令更平番之不可者不得已

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淳曰不正視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

而無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備之也言不忍視之與呂馬童面之同義其愛人如此

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

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萬石君

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

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汗。君子譏之。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六 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七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文三王傳第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

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

傳王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

武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

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總數其為王之年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

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類也留謂留在京師其明年乃之

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

隆按孝王傳本
史記文而稍刪
之
茅坤曰書封王
及徙及入朝年
獨詳者將以起
下文寵梁而許
為傳位者之案
也

隆按先總提三
王於前而後分
傳之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七

王鑿曰是時上未置太子一句提甚有力隆按梁王所以覬覦而怨望者皆起于千秋萬歲後傳于王一語故傳內叙未立太子立太子廢太子又立太子特詳云

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師古曰據睢而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

里廣睢陽城七十里

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

鼓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故今之樂家惟陽曲是其遺音

大治宮室為

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

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處寬博土俗云平臺也復音方

日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

師古曰警

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言出殿則傳蹕止人清

道也儼於天子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

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

師古曰言皆游梁

公孫詭多

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

多作兵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

師古曰鉅萬百

隆按攬入羊勝公孫詭伏後案

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

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

輿駟則車馬皆往言駟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是既朝上疏

因留以太后故人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

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

隆按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應太后亦然句

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

梁王為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

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爰盎

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盎

王應麟曰傅位之言甚于剪桐之獻刺盜之謀幾于叔段之惡

納于邪而僭生縱其驕而隙成獄詞之文斧質之謝噫真晚矣

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意疑也

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

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

豹。師古曰姓軒丘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韓安國皆泣諫王。王迺令

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

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

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

夫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此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

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

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關下

漢書卷五十一

隆按帝果殺吾子應上帝殺吾子句

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廼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說為

隆按史記附參位號於梁孝王傳中班掾別出而益其事自為傳

帝壹餐

師古曰餐古食字

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

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

而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師古曰如文帝在代

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

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

師古曰依山以為關

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劉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

子頃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

林奏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為王後則

懷年子其壻使勿舉

師古曰不養也

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

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曰頃王之後

后年之太后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故曰頃太后

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連年不絕。有司奏年淫亂。

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

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與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

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

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

年梁孝王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

梁共王。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

隆按史記并附揖於梁孝王傳中而班掾別出之為傳却于孝王徙梁下附次五于位號為下傳過脉

王不識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垣邑

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

庶人。徙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

悍。師古曰悍勇也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

曰剽劫也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也所殺

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

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

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子國除。濟陰哀王

不識立一年薨。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於身。

隆按史記五王各自為傳而班掾合之于頃王無傷以下班掾所補云

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

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

親祖也。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

有鬻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鬻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鄭說是也。

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母得以與人。師古曰寶謂愛守也。

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母得

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

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李

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

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

字借以為笮耳。師古曰音壯。客反。謂為門扉所笮。太后啼諱。師古曰諱音火。故反。不得

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

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師古曰止者止其自言也。李太

后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

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人辱其父。

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

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

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

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書聞。天子下吏驗

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言其

材知不及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

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

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

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

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

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

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

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

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師古曰毆捶擊音一口反夜

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

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

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也

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不能至

重也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

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

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

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為之是故帝王之意不

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

詩以為夜也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冓音工豆反春秋為親者諱詩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葦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

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

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

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臯

斷獄亡益於治道污讎宗室。孟康曰讎音漫師古以讎音秣謂塗染也

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

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

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

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耻必不與姦案事者

迺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

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

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

則計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

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者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

曰著明也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

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污亂之耻。師古曰刷謂拭刷除之也音所劣反甚

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

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

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

謀篡死罪囚。師古曰逆取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

茅坤曰谷赤此
疏與田叔燒梁
王獄草同旨

呂祖謙曰谷赤
之言可謂知大
體

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

節即訊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成

言救之諄暴妄行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

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

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調置辭師古曰抵

諱也抵音丁禮反譌音來直反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師古曰

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音失救反丞相御史請收王璽

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

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

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汝不能用則我下罰黜汝命也

真德秀曰按此雖立自解之辭

然漢家素忌宗室之意大概可

見蓋因七國之難例疑同姓自

景武迄哀平未之有改視管蔡

既誅而大封同姓以衛王室者

異矣是以有周卒賴宗彊之助

而漢枝葉剪落無以制內重之

患豈非來世之

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廩

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誼曉

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

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

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立

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

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亡不暴

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數蒙聖恩得見賞赦師古曰貫謂寬

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

罪

羅六

法戒哉

隆按謹以實封
應上恐復不首
實對句

茅坤曰他王皆
齷齪不足數故
不論列

詐僵仆陽病

師古曰僵仆倒地也
僵音薑仆音赴

微幸得踰於須臾

師古

日箕得踰冬
月而減罪也

謹以實對伏須重誅

師古曰
須待也

時冬月盡

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

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

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

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

師古曰太后
愛子而帝親

弟故曰
愛親

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

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先禍告罰卒用憂

死悲夫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七

終

